

走进

大型纪实报告文学

张连杰
李丁富

编著

温州

553

4

温州市图书馆

经济日报出版社

走进温州

张连杰
李丁富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温州/张连杰, 李丁富编著.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 10
ISBN 7-80127-917-4

I. 走… II. ①张…②李…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经验—温州市—1987~ IV. F127. 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5533 号

书 名	走进温州
编 著	张连杰 李丁富
责任编辑	田驰
责任校对	向远
美术设计	北京世纪焦点文化艺术传播中心
英文翻译	乐清外国语学校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63567684 (总编室) 63567690 63567691 (编辑部) 63567683 (发行部) 63567687 (邮购部)
网 址	edp. ced. com. cn
E - mail	edp @ ced. com. 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登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27-917-4/F. 26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加快西部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

薄一波



解
开
温
州
成
功

之
谜

李
志
生

經濟發展是民族團結進步的物質基礎

費玄通



၁. အရှေ့-မြောက်-တောင်-အနောက်-အလယ်
အရှေ့-မြောက်-တောင် အရှေ့-မြောက်-တောင်
အရှေ့-မြောက်-တောင်-အနောက်-အလယ်

အရှေ့-မြောက်-တောင်
အရှေ့-မြောက်-တောင်

加速西部发展,使东中西部得以协调发展。

阿沛·阿旺晋美

让世界了解温州

让温州走向世界

任建新

序

黄 璜

1985年,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还是袁芳烈同志,那时我是安徽省省委书记,我带了一班人到温州考察学习,芳烈同志很激动,他说:你是第一个省委书记到温州考察的。当时温州被人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各方面争议很大。此后,我又两次到温州耳闻目睹了温州的巨变,现在温州人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更加扬眉吐气了。实践证明,温州的路是走对了。

前些日子,曾长时间从事市、县党政领导工作的李丁富同志来电,向我讲了《走进温州》一书的基本框架,近日,他从温州专程来京,把他与张连杰同志共同为西部开发采写的《走进温州》洋洋四十万字的书稿送我过目并请我作序,初看了书目,就深深地感动了我。全书共分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从理论到实践,从个体到群体,从百姓到领导,用采访式、案例式、引导式的方法,系统解剖了温州各个层面的成功经验,热情颂扬了当时的决策者和创业者,展示了温州的美好前景。温州没有广东那样的大气候,没有深圳那样的特区政策,没有上海那样的投资环境,也没有苏南模式那样的区域优势,温州的干部和群众用足、用活、用好了党的政策,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它为西部开发提供了一个生动而实际的成功案例,对西部以至全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在世纪之交,从总体上把握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趋势,抓住历史机遇,对我国跨世纪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行动,对于促进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增进民族团结和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年,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走进温州

同志,在设计中国发展战略时,曾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设想到20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当新世纪来到之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崛起的历史高度,统揽全局、审时度势,适时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1999年3月、6月和8月,江泽民同志多次就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加快中西部地区开发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时机已成熟”;“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向全世界发布的世纪宣言。

建国以来,国家曾以多种形式和途径对西部地区进行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西部大开发的基础。但过去单纯依靠中央大规模投资上项目的老路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新形势的要求,必须转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开拓新的开发思路,明确新的开发主体,培养新的开发机制,搞好新的开发布局 and 确定新的开发步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地区要想获得较快的发展,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对当地资源的高度依赖状况,从资源导向型战略逐步转变为市场导向型战略,即从“我有什么(资源)就发展什么”转变为“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积极引导消费市场。当然,西部地区要实现这种战略转变,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对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来说,要改变过去那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通过培育资本市场,吸引各种社会民间资本尤其是东部和外商投资,来参与本地区开发;对中央政府来说,在支持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制定相应的投资诱导政策,诱导国内外各种资本参与西部地区的开发,关系具体的建设项目可依

走进温州

靠民间资本，政府不必大包大揽。温州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操作方法与经验。

去年11月，我因出席另一个会议，没有来得及参加在浙江杭州召开的《2000'中国西部发展论坛》会议，会后赵延年会长向我介绍了这次会议的盛况，送来了李丁富同志著的《温州之谜——中国脱贫致富成功模式》一书，和在会议上的“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的发言材料，比较集中的介绍了温州政府如何用足、用活、用好党的政策。我认为关于西部大开发，目前国家出台的政策已经相当多，现在不是没有政策，不是政策不够，主要是对政策研究得还不够透彻，没有用足、用好和用活，这与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有关系，与领导的思想作风关系更大。小平同志说：深圳的重要经验是敢闯、敢试，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和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看准了的事，就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希望西部广大干部遵照江总书记今年“七一”讲话精神，坚持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武装自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国家还会给一些政策和支持，但关键还在于西部自己的努力，要尽量往国家已出台的各项政策中最超前的部分靠，尽量往自己的权力、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上靠，尽量往自己的优势特点上靠，尽量往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靠。这也是温州人的经验。因此，我建议西部的各级领导、各级干部都要好好地读一读《走进温州》这本书，着重思考一下：怎样当好决策者、怎样当好创业者、怎样发动和引导老百姓成为西部开发的主体。

我坚信明天的西部会更加美好！

2001年8月30日于北京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会长、原安徽省省委书记）

Contents Abstract

Wenzhou, a coastal commun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with nearly 7m people, is hemmed in by mountains on three sides and by hills and sea on the fourth. The dialect of Wenzhou people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for people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Historically, Wenzhou used to be poor and lagged—behind other parts of China until the early stag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ra in the early 1980s. Wenzhou people called the period in the 1950s the “FrontLine”, the period in the 1960s the “FireLine”, the period in the 1970s the “Short Line”, and the “Life Line” appeared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Reforming and Opening Policy.

In the face of such challenges as having too many people but too little land, not enough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not enough usable natural resources, and too weak a collective economy, Wenzhou people did not wait but carried out the “make ourselves wealthy” policy and applied the principle of “Self—Reform, Self—Development, Self—Risk and Self—Construction” so that Wenzhou people walked out a “district—economy road” in their own way under their own steam. Consequently, Wenzhou people broke away from poverty, walked down the road to riches and created the distinctive “Wenzhou Model”. Rec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speed of Wenzhou’s 22

years' development after the Reforming and Opening Policy is equivalent to that of the Four Dragons' 38 years and to that of USA's 116 years.

"How did Wenzhou develop like this?", "Why Wenzhou was successful?",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Wenzhou people?", and so on.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explains the secret of Wenzhou's success to the whole world realistically, imaginatively, vividly, dimensionally and thoroughly in all its aspects in five parts: Visiting its strategist, Visiting its entrepreneurs, Visiting its ordinary people, Looking into the new Wenzhou and Through it into the Western China. The story of "getting medicine from Wenzhou to develop the west" throws some light on the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of China and provides some useful guidelines.

写在前面

温州是全国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全国首批 13 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是全国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之一，也是全国 18 个港口城市之一。¹ 全市辖三区、两市、六县，陆域面积 11784 平方公里，总人口 721.6 万人，其中市区人口 120 万人。

改革开放 20 多年，温州以灵活的市场机制和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闻名全国。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当时的情况是“三少一差”，即人均耕地少，国家投入少，可利用的资源少，交通条件差。建国后到 1981 年的 30 多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 6.55 亿元，全市人民在人均不到半亩的耕地上搞饭吃。改革开放初的温州，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起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本地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率先发展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和个体私营经济，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率先开展以股份合作制为重点的企业制度创新，走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路子，开创了温州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从 1978 年到 2000 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从 13.2 亿元增加到 825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翻了 5 番；工业总产值从 11.1 亿元增加到 1780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翻了 7 翻。

改革开放 20 多年，温州的改革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在人多地少、基础设施差、国家投入少、生产力水平低的条件下，积极寻找最低有效启动点，从家庭工业起步，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以“小商品、大市场”为特色的经济格局。第二阶段，80 年代中期以后，温州在家庭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大胆进行公有制多

种实现形式和途径的探索,着力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创造了温州经济格局新优势。第三阶段,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实施以提高整体经济素质为核心的二次创业发展战略,集中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了一个台阶。第四阶段,1998年10月温州召开第八次党代会后,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东部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要求,组织实施现代化导向战略,进行现代化新温州建设,全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温州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向二三产业转移,不少人利用自有资金、传统技术和家庭住宅,创办家庭工副业,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与之相适应,城乡出现大批专业市场和搞流通的供销员队伍。由此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的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一种经济格局,被新闻界、理论界称为“温州模式”。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温州模式”不断创新,温州经济格局逐步完善,呈现出五个鲜明的特色:

第一,灵活的市场机制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温州市场取向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依靠灵活的市场机制创造了先发性优势。企业制度改革一直领先,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产权清晰,利益直接,市场应变能力特别强,20多年来又经历了从家庭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制企业的制度创新,因而在各个发展阶段保持了竞争优势。市场体系建设一直领先,改革开放初期以十大专业市场、十万供销大军驰名全国,现在市场形态和营销方式又有很大创新,会展、代理制、连锁专卖、统一配送、虚拟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营销手段发展很快,全市企业在海内外建立40多万个销售网点和窗口,把市场办到全国,办到世界。分配制度改革一直领先,比较早地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近年来在一些企业还实行生产要素股份化,技术、管理、信息折价入股参加收益分配,这成为温

州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新趋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直领先,社会养老保险从1987年就已开始,1992年开展了一体化保险,这在全国是最早的。正由于改革的领先,不断创造了灵活的市场机制,使温州的经济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

第二,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骨干。温州是全国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发祥地,全市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经济约占全市经济的70%以上,成为温州经济格局中最有特色的方面。经过20多年的演变,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经济不断得到发展、提高,呈现出集团化、区域化、集约化的新趋势。全市现有企业集团170多家,涌现出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天正集团等一批年销售额达数十亿元的无区域性全国大型企业集团;全市已形成一批全国闻名的区域性产销基地,柳市镇低压电器产销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桥头镇成为全国钮扣的集散基地,市区的服装、鞋革、灯具、打火机已形成规模型产业基地;全市还有一大批科技型、质量型、名牌型企业,经济发展的集约化水平逐步趋好。

第三,社会投入成为建设资金来源的主渠道。温州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历史欠账多,国家投资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主要利用市场机制,依靠社会力量搞建设。温州在全国最早运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土地有偿出让,筹集建设资金,进行旧城改造、新区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把基础设施由公益型转变为经营开发型,作为商品推向市场,按照价值规律制定使用价格,建立有效的投资回收机制。不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运用“BOT”、“TOT”、“政府特许经营”等融资形式搞建设。并通过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政府建立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更加有效地筹措建设资金,实现城市建设滚动发展。已建成的温州大桥、温州体育中心,在建的高速公路、珊溪水利枢纽工程等一批水、电、路重点工程,都是利用以上这些办法建设的。市区建成区面积从六年前的27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80平方公里,主要也是依靠这些办法实现的。

第四,小城镇的崛起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全市130多个

建制镇,其人口占全市的60%以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8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市的70%以上,财政税收占全市的50%以上。全市涌现了“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全国最大低压电器城”柳市镇、“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鳌江镇、“国家城镇建设示范镇”永中镇、“全国汽车配件主要生产基地”塘下镇、“全国第一座商标城”金乡镇等一批经济总量大、发展速度快、开放程度高、发展后劲足的经济强镇。全市还有3个国家级和9个省级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现在,这些经济强镇和区域重镇,正在加快向小城市迈进。

第五,敢闯市场的温州人成为温州发展的独特优势。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温州人凭借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实行国有土地有偿转让等等。160多万在全国闯市场的温州人、10多万温州籍港澳台同胞、30多万温州籍海外华侨,他们在全国、在世界各地建起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走南闯北的温州人,把温州经济与全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这成为我国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它不仅促进了温州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温州人的贡献。现在,温州人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一个特殊的群体,“温州”这个名称已经成为一种品牌、一种文化、一种无形资产。

温州的实践和发展正如中央领导多次指出的那样:温州经济发展的经验符合全国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对西部开发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张连杰 李丁富

2001年8月于中国温州经济研究所